

吴中故语 （明）杨循吉 撰

●太傅收城

胜国之末，太尉张士诚据有吴浙，僭王自立，颇以仁厚有称于其下，开宾贤馆，以礼羁寓。一时士人被难，择地视东南若归。自是稍能罗致名客，如张思廉、陈罗完、周□琦辈皆在焉。

及大朝行吊伐之，诛群雄稽颡，而士诚独后。至勤王师钟鼓声伐，螳臂自卫，天下笑之。

当是时，太傅中山武宁王实为元帅，以长围围城。城中被困者九月，资粮尽罄，一鼠至费百钱。鼠尽，至煮履下之枯革以食。于时城中士卒登垣以守，多至亡没。士诚聚尸焚于城内，烟焰不绝，哀号动地。

武宁围久不克，或有献计者曰：“苏城盖龟形也。六处同攻，则愈坚耳。不若择其一处而急攻之，乃可破也。”会士诚之亲信李司徒者，亦密遣入至军前纳款。武宁王乃引兵从阊门入。士诚募勇士十人，号曰“十条龙”者，皆执大杖出战死焉。武宁乃入，不戮一人。时信国公以城久不破怒，若城下之后，一岁小儿亦当斫为三段。时信国引兵从葑门入，遇城中士女必处以军法。武宁闻之，急使人捧令牌迎信国军，曰：“杀降者斩。”信国军乃止。

士诚闻城破，其母作淮音语士诚曰：“我儿败矣。我往日道如何？”士诚乃悉驱其骨肉登齐云楼，纵火焚之，而已独不死，曰：“吾救一城人命。”乃就缚，俘至都下。

李司徒者得以鼓乐迎导，游城三日，意谓必得重赏，乃竟正丁公之戮焉。李司徒故宅，今吴县学宫是也。其墓在九龙坞，亦被发掘久矣。

初葑门以信国之入，至今百载，人犹萧然。武宁入阊门，故今民物繁庶，余门皆不及也。

迹士诚之所以起，盖亦乘时丧乱，保结义社，泛海得杭，遂止于苏。观其在故元时贡运不绝，亦固知有大义者，独恨不能如吴越钱做王之献土，以取覆灭。哀哉！然苏人至今犹呼为张王云。

●魏守改郡治

苏州郡衙，自来本在城之中心。僭周称国，遂以为宫，颇为壮丽。元有都水行司，在胥门内，乃迁衙居焉。及士诚被俘，悉纵煨焰，为瓦砾荒墟，方版图始收兹地。

高皇择一守未愜。蒲圻魏公观方，以国子祭酒致仕。将归，上亲宴饯于便殿，得平苏之报，因酌酒留之曰：“苏州新定，烦卿往治。”蒲圻遂领苏州。

时高太史季迪方以侍郎引归，夜宿龙湾，梦其父来书，其掌作一魏字云：“此人慎勿与相见。”太史由是避匿甫里，绝不入城。然蒲圻爱被殷勤，竟

遂弃寐，告为忘形之交。然未有验。

蒲圻硕学夙充，性尤仁厚，责临之久，大得民和。因郡衙之隘，乃按旧地而徙之，正当伪宫之基。初城中有一港曰《锦帆泾》，云阖闾所凿，以游赏者，久已堙塞，蒲圻亦通之。

时右列方张，乃为飞言上闻，云：“蒲圻复宫开泾，心有异图也。”时四海初定，不能不关圣虑，乃使一御史张度觐焉。御史至郡，则伪为役人，执搬运之劳，杂事其中。斧斤工毕，择吉构架，蒲圻以酒亲劳其下人予一杯，御史独谢不饮。是日高太史为上梁文。御史还奏。蒲圻与太史并死都市，前工遂辍。

至今郡治犹仍都水之旧僻，在西隅堂宇逼侧，不称前代。仪门下一碑，犹是都水司记，可征也。而伪吴故基，独为耕牧之场，虽小民之家无敢筑室其上者。惟宫门巍然尚存，蒿艾满目，一望平原而已。然数年之前，犹有拾得箭镞与金物者。近亦无矣。

●严都堂刚鲠

严德明在洪武中为左佥都御史，尝掌院印，以疾求归，发广西南丹充军，面刺四字曰：“南丹正军”。后得代归吴中，居于乐桥，深自隐讳，与齐民等。宣德末年，犹存西军之过，暴苦民家。公奋手殴之，西军讼于察院被逮。时御史李立坐堂上，公跪陈云：“老子也曾在都察院勾当来，识法度底，岂肯如此？”李问云：“何勾当？”严公云：“老子在洪武时曾都察院掌印，今堂上版榜所称严德明者即是也。”李大惊，急扶起之，延之后堂，请问旧事，欢洽竟日而罢。后御史缪让家宴客，教授李绮上坐，致公作陪。公时贫甚，头戴一帽已破，用杂布补之。绮易其人，见公面上刺字，怜而问之云：“老人家何事刺此四字？”公怒因自述：“老子是洪武遗臣，任佥都御史，不幸有疾，蒙恩发南丹，今老而归。”且曰：“先时法度利害，不如今官吏。”绮亦大惊，拜而请罪，因退避下坐。前辈朴雅安分如此。闻之长者，洪武时吴中多有仕者，而惟严公一人得全归焉。今其子孙不闻如何也。然当公在时已埋没不为人所知，况其后乎？

●况侯抑中官

苏州，古大郡也，守牧非名公不授，载见前闻。自入我朝，魏公观以文化为治，姚公善以忠烈建节，赫如也。自时厥后，乃得况公钟焉。

公本江西人，实姓黄氏。初以小吏给役礼部，司僚每有事白堂上，必引公与俱，有所顾问，则回询于公以答。尚书吕公震奇之，因荐为仪制主事。

仁宗宾天，宣宗在南京，当遣礼官一人迎驾。众皆惮行。吕尚书以公就命，公挺然出曰：“是固非我不可！”铺马驰七昼夜至南京。驾发，公纱帽直领

芒鞋，步扶版轿行千余里，不辞其劳。宣宗怜之，敕令就骑。每至顿次，则已先谒道左。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。

时承平岁久，中使时出四方，络绎不绝，采宝干办之类名色甚多。如苏州一处，恒有五六人居焉。曰来内官，罗太监尤久，或织造，或采促织，或买禽鸟花木，皆倚以剥，民祈求无艺。郡佐、县正少忤，则加捶撻，虽太守亦时诃责不贷也。其他经过内宦尤横，至缚同知卧于驿边水次，鞭笞他官，动至五六十以为常矣。

会知府缺，杨文贞公以公荐而知苏州。有内官难治，乃请赐敕书以行。文贞难其事，不敢直言，乃以数母字假之以柄。下车之日，首谒一势阉于驿，拜下不答，敛揖起云：“老太监固不喜拜，且长揖。”既乃就坐，与之抗论。毕出，麾僚属先上马入城，而已御轿押其后。由是，内官至苏皆不得撻郡县之吏矣。

采内官以事杖吴县主簿吴清。况闻之，径往执其两手，怒数曰：“汝何得打吾主簿？县中不要办事，只干汝一头事乎？”来惧，谢为设食而止。于是终况公之时十余年间，未尝罹内官之患也。

然况公为政，特向严峻，故时有以轻罪而杖死者。御史某巡按在苏，况适过交衢中，拱手而过，不下轿径去。人乃衔之，竟以为谤，故久抑遏不迁。至九年，复为留守卒官。然苏州至今，风俗淳良，则皆其变之也。至于减三分粮、当一代军，则其惠泽之在人者不小也。然其初非吕尚书之荐、宣庙之知、杨文贞之助，则安得如是？而九年之间，使不满而他徙，则其政未必告成若此也。郎中引与之，俱逸其名，不耻下问，以达其下，亦贤矣哉！

●钱晔陷杨贡

钱晔，常熟之富人也，人贵得授浙江都司都事，豪压一邑。

知府杨贡访朱汉房御史，晔在焉，衣服鲜美，而语言容止，并复都雅。贡敬之，既去问，得是贵官。贡始悔恨，曰：“此吾部小民，何敢与吾坐乎？”恶之。

晔之寓舍在泰伯桥下。先是指挥何某，呼角妓数人供宴，舟载经晔寓过。晔亦方筵客，截而有之。何由是衔晔至，是每短晔于贡。贡既深恶晔，得何言益怒。于是以事收之下府狱。吴人大喜。贡具本驰奏。

晔之辈如刘以则等数人皆大家也，平日相结为友，见晔败，有齿寒之惧，各助晔银五百两，必欲胜贡。

晔家僮奴数百人，多有有智能者。贡之本既发上道，晔家人随焉，诈为附舟者，与赍本吏一路游，处卒赂之。发封窃视，尽得其所奏情罪。辞吏先往，预以本进焉，一一皆破贡所论者也。后三日，贡本始入，同下巡抚都御史邹

来鹤推勘。邹特欲扶晔，故迟之。以贡难抑不敢决。初晔之在狱，狱囚夜反。知县闻人恭白贡请乘势棒杀晔。贡不肯，曰：“是何得好死狱中。”贡意盖欲显戮晔，并没其产也。及邹既为晔狱久未成，晔遂使人以货谋于权贵，乞同提至京理对。于是贡与晔皆就逮北行。初将朝审，时方严寒，晔赂校尉，五更已缚贡，缚绳至骨，又不与饮，裸冻欲僵，莫能发一语。晔则饮酒披裘，至临入始一缚焉。于是贡辞不胜。贡至刑部，尚书某曰：“杨知府汝作街头榜用牌儿名缀语，此时已天夺汝魄矣，尚何言？”初晔进本，自署浙江都司都事。至是刑部覆不言贡以知府。按晔事但言以都事与知府诘奏，事势相等。又晔与贡亦交有所论，于是论贡与晔皆为民。吴人冤之。

贡诚清苦无所私，其收晔亦深欲抑强而自立也。公不胜货，事遂以坏。惜哉！然于贡亦何损焉？当时佥事汤琛赋一诗纪之，盖几千言，语虽鄙俚，皆述实也，词多不载。贡既去郡，贫甚还家，布衣破帽，教授以自养，近始即世。晔无子，亦老死家中。将死前月余，所乘马尾一旦尽落，人谓绝后之兆。方晔盛时，其享用等封侯，园池之胜，盖为江南甲冠。尝于池中筑一亭，夏月宴客则登焉。客既集，则去桥，不得辄去。亭皆四空，嫌日色蒸照，则取大方舟实以土，上种名花作高屏，视日所至，牵而障焉。

●王文捕许妖

许道师，尹山之小民也，善房中术，以白莲教惑人，欲钩致妇人为乱。有传道者数辈，事之以为神佛，遂鼓动一境皆往从焉。

其人居一室中，人不得妄见。以五月五日取蜈蚣、蛇、蝎、壁虎等五种毒物聚置一瓮中，闭而封之，听其相食，最后得生者其毒特甚，乃取而刺其血，和药浸水贮之。令妇人欲求法者，必令先洗其目，云：“不尔不清净不可以见佛。洗后入室，金光眩然，妄见诸鬼神”相愚。无知者于是深信之，以为诚佛也。道师坐一大竹篮中，令妇人脱衣，抱持传道。妇人不肯者，则请令小儿摸其势，果若天阉者，于是竟不疑之。及亲体，则迫而淫焉。妇人或听或不听，无不被污而出，不敢语人。故其后至者不绝。有沈三娘者与之淫尤密，每招村之妇女来传法，则并污之。惑者既众，恒所聚人亦几百数。

时都指挥翁某新至，欲以此立功求升。百户李庆赞之，遂白都御史王文张皇其事。文时以赈济在苏，亦有喜功心。三人议，遂合乃发卫兵五百人往收之。知府汪浒、指挥使谢某坐中军，李庆为前哨。妖党初但以淫人，故为左道，实未敢为叛也。至是惧死，乃相率遁去居田野中。其类惑之者执竹枪、田犁之器卫之。许道师坐一石上，卫兵列阵而对之。其党曰：“汝军家勿动！吾师少诵一咒，则汝等来者皆死。”卫兵惑之，果欲反走。中一卒曰：“贼首坐在石上，何难擒也！”驰突前至道师，所执其衣领擒之，余皆尽缚无脱者。盖将

三百人焉，皆以槛车载送捷上。

尚书于谦在兵部深知其饰功，止特奏升翁一级，余并不迁。贼首置极典，连诛者三四十人，沈三娘者亦在焉。后李庆进本，自陈其功，乞迁官。于尚书立案不行。庆争曰：“若如此，则使他日有警，人不肯用心也。”于曰：“吾杭州人，岂不知此事伪耶？今一士执一人遂谓之讨叛乎？”遂罢。

许妖之罪，自是滔天，不容诛矣！然其间田野愚夫，有一时无知相从者。因三人有迁官之心，遂使三百人皆以大辟死，诚何心耶？后文被诛，翁亦缢死，李庆之二子皆为盗，死狱中，亦报施之不爽也已。

●三学骂王敬

成化癸卯之岁，太监王敬以采办药材、书籍至江南。所至官司，无不望风迎合，任其意剥取财货，无敢沮者。于是民间凡有衣食之家，悉不自保，惴惴朝夕。又有一种无赖小人，投附其中，悉取富人呈报，或以偿其私怨。敬既恃其权奸，于是大肆厥恶，至及于士类。先在杭州时，使士子录书，或不如意，则出梵经使钞之，得赂而止。至苏，复以子平遗集要三学笔录，其多至千余卷。初每生给录一帖，凡录数百帖与之矣。

时方近秋试，复以纸牌呼集诸生。诸生知其意，复欲抄书不往。敬怒，使人督促三学学官。学官不得已，率诸生往见于姑苏驿。敬时坐堂上，其副曰王臣者立其傍。王臣本杭之无赖，尝得罪当死，有邪术，能为木人沐浴跳踉于几上。夤缘进上，遂得宠用。是行实其计。敬之为恶，大抵皆斯人为之，敬特为之尸而已。时敬见诸生至，责曰：“何不肯写书？”众合辞对：“向来已写讫。”敬曰：“昨日饭今尚饱耶？”遂欲笞学官。诸生乃大噪，呼其在门下者皆入指敬面而骂之。敬起而复坐，不能为进退，荒忙失措，仰面偃肩于座上听其骂。其部下军校执杖击，诸生走出驿门，遇市薪二束，各执之反击。军校皆散走。王臣知不敌，遁入舟中。众又从而逐之。有郑五者，都下恶少，亦王臣党也，被执至城门下阖门而殴之几死。时三学生徒及其家僮仆几百人既散去。

明日，敬召知府刘公瑀，泣而怨之以为计，使诸生骂之。刘公跪拜乞罪，出而访求骂者。自三学乃一时恃其众多，以所访十七人及诸生皆引见敬。王臣时在侧，乃极口诋诃诸生。不知何人悉以诸生阴短报王臣。臣悉发之，众大惭而出。刘乃引骂者笞于皇华亭下，各二十具数而已。刘次日召诸生责之曰：“王敬家有三条玉带，汝辈小儿，何能与之抗？且说永乐间秀才骂内使，皆发充军。汝谓无红船载汝辈耶？恐械至临清则俱死尔！”长洲学生戴冠独抗对曰：“死生有命，如何怕得？”遂罢。然诸生又有自书其辈名字诣敬首告者，益为敬所窥薄焉。方骂时，巡抚都御史王公恕适至。公严峻刚方，特为天下具瞻，平生恒不喜阉贵至此。诸生惧罪哀诉焉。公曰：“既已骂讫，今无如之

何？且俟其归必作奏，亦不过行巡抚巡按处耳。今且勿哗。”诸生大失望。然不知王公密奏已达矣。后敬至阙下，果以诸生事上。至动震怒，果下巡按推治。时敬势方张未败也。诸生又往告王公，王公曰：“此人耳目至多，苏州南北交往之地，兼有二竖在此（谓织染局有太监二人）。既曰推治，安得不笞朴？松江僻静，吾已与御史言，送彼中狱矣。”巡按时为张公淮，亦号有风力，不肯承旨重绳诸生，以是得无苦。然张公亦且未敢决其事，持两可之说，以待会王敬。等事败下狱，张公乃上其事，得皆末减焉。

初敬出时，气焰薰天，诸生以士子骂之，与古人烈烈者何异？惜其后更无挺然自当敢出数语与此辈辨曲直者，俯首帖耳反败侪辈之事，抑何前后之不类乎？惜哉！闻诸四方可笑也。古之为忠义，志定于平日，而气发于一时。彼无根之怒。岂可一旦而施之遂以徼取忠义之名乎？若然，则陈东辈遍天下皆是也。当时好事者遂传以为吴中士子美谈，不知乃一时之气耳，岂不过哉！此卷有裨史学，黄氏《吴记》、祝氏《猥谭》，鄙褻驰颡远不及也。顾嘉庆识。